

第九章 装腔作势，穷途末路 偷偷潜逃

在人民军队的强大攻势面前，阎锡山一向引以为骄傲的“铁军”和坚固城防都变得不堪一击，顷刻之间即告土崩瓦解。与军队和城防一起被瓦解的，还有阎锡山的斗志和信心——不过，老谋深算的他却强作镇定，装腔作势，“发誓”要和大家“共存亡”。但事实上，就在三军将士受其蒙蔽、为其卖命的时候，阎锡山则偷偷搭乘专机飞赴南京，一去不回头！为了掩人耳目，尽快脱身，他甚至连一向心爱的五妹妹也弃之不顾了。

一 阎锡山从太原溜南京前细节

304

1949年3月29日，统治山西近38年的“土皇帝”阎锡山，带着少数卫士坐飞机从太原溜到南京去了。兹据旧日的同事多人向笔者谈及的情况，综合写成此文，提供参考。

阎锡山与其铁军高下们镇压了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的起义后，这位“土皇帝”坐卧不宁。他平日虽然经常说共产党来了他抱有必死的决心，但是死神真的临头时，他比任何人都怕。他初则孤城龟缩，观望外边局势的变化，继而如热锅里的蚂蚁，团团

乱转，每天拄着手杖，几个卫士跟着，一会儿到参谋处，一会儿到作战组，内北厅、外北厅、中和斋，跑来跑去——这是他一向想问题时的习惯；此时更形焦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变得粗暴，逢人便骂，对卫士稍不如意，举杖便打，不仅拿公文请示的参谋、参事怕与之见面，能避则避，就是日夜伴随他的五妹子阎慧卿，这时也收敛了。

也就在这时候，阎锡山再次显示了一番他死守太原的决心。他特地招待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发表了一通谈话。他在接见记者的房内桌上，摆了500小瓶毒药水，房门外放着一口棺材。他装腔作势地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他还令其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身带手枪，到临时把他打死。他还慨叹地表示：“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指侍从）是无勇气下手的。”

到了1949年3月初，太原空中交通已被解放军炮火所控制，只有西门外洪沟小飞机场尚能使用。这时，他急电南京的军事代表杨爱源，叫杨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求，向代总统李宗仁提议，调他为行政院长。但是李不同意，未能实现。到3月下旬，阎打了一个电报给铨叙部长贾景德（阎的老秘书长）说：“为了拯救晋民，咱拟在中央占一位置，名位高下，在所不计，副主席亦可。”贾向李代总统要求，先去一电，请其来京，俾脱险境。李许可了。

这天（3月29日），阎接李宗仁的电报后，即召集军政高级干部开紧急会议。众人到齐后，阎完全没有了那种暴躁的态度，他温和地叫人给大家念李宗仁的电报电文说：“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诸待吾兄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宗仁俭（28日）”。电报念完，众人

无言。阎说：“此去南京，多则五天，少则三天，咱便回来和大家共守太原。”他为了使部下相信他要回来，特把五妹子阎慧卿留下，并对她说：“咱一定回来，如果万一回不来，咱一定派直升飞机来接你和梁化之，咱已交了飞机定金，到了危险的时候，一定将你们二人接走。”当时军队官兵都认为五妹子未走，他是会回来的。

据负实物准备库经济责任的经理贾乙和说：“28日晚，他到阎的内室“红楼”请示要事，见阎闷坐“红楼”一声不响，另一屋内，正设着香堂。贾问卫士，这是干什么？卫士说：“老总把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找来，叫他们扶乩问祸福。”29日早，阎叫贾乙和到“红楼”去，贾进去，只见阎一人独坐，闭目沉思，景况十分阴森。贾伫立好久，阎睁开眼睛向贾说：“你坐下，拿枝笔，咱说你写。”所写的内容大意是：如果能由美国支持，调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阎某指挥，可以横行华北，“扑灭”共产军。写完以后，阎签了字，吩咐贾亲交交际处副处长秦筱峰译成英文，并嘱他把这个文件寄交法国人杨宁史转美国纽约凯因公司，叫他们活动。据说杨宁史为阎早在该公司存了款就是准备用作政治活动费的。当贾乙和正要退出的时候，阎好像自己也不敢相信似地问：“你看怎样？”贾说：“凯因公司是商人，如何能叫美国政府这样办呢？”阎说：“你不懂得，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与政府有直接关系，你去办吧！”这时杨宁史还在北平。

29日下午，阎锡山带了六七个侍从人员，秘密溜出南门，到达汾河西洪沟小飞机场，乘坐陈纳德替他准备的一架小飞机，逃往南京去了。

（辜达岸）

二 树倒猢狲散：太原阎锡山残部被歼经过

盘踞太原近40年之久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从1911年辛亥革命时起，至1949年太原解放时止，除日军占领时期外，从未离开过他在太原的土皇帝宝座，不只把太原视为他的家庭大院，而且简直把太原视为自己的子孙万世之业。尤其于1945年8月间，他虽然借助日军的残余武力，回占了太原，抢夺了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但他一方面看到人民革命的势力日益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自知他一贯的反动统治是人民不能宽容的，所以遂于回到太原的第二天，即召集了副长官兼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长官部参谋长郭宗汾，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等参加的高级军政干部会议。阎锡山在这个会议上很沉痛地说：“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发展，真是我们的心腹之患！我们决不敢认为抗战胜利了，即可高枕无忧，我们一定要把共产党当成大敌，和他展开斗争，能保住太原，才能恢复全山西……”所以这个会议决议的方案，首先就是“扩军备战，深沟高垒，准备死守太原”，企图以此挽回他必然灭亡的命运。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了，阎锡山的残部完全被歼，现将其残部被歼的概略经过写述于下：

307

顽守太原的阎军实力

阎军在抗战时期，名义上正规军为四个集团军，八个军，24个师，二个独立旅，八个炮兵团，一个工兵团，一个机枪团。杂牌部队有四个政卫师，六个挺进纵队。另外还有狙击队，国民兵团，地方保安团等，号称：“30万铁军。”但实际上各军、师、旅、团均不足额，最多约为24万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假称复员裁军，战区长官部取消，恢复了绥靖主任制。于1946年1月，将所有军队，加以整编，集团军取消，改编为“整编军”，军改编为“整编师”，名义上将有些部队番号裁撤而实际则是换汤不换药，实力并未减少，只是以裁军复员的好听名词欺骗人民。阎锡山充当了山西省绥靖主任，表面上也响应了蒋介石复员裁军的号召，将他的部队作了整编。

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部均都裁撤，总司令降为军长；所有正规军及所有的杂牌部队，连同当时收编的日伪军，总共整编为五个军，15个师，三个独立总队（相当于师），五个炮兵团，一个野炮营，二个工兵团，一个机枪团，一个特务团，一个铁甲车队，原则上所有军官各降一级任用，军长降为副军长或师长，副军长降为师长，师长降为团长。太不称职或不愿降级的，即送至太原市南门外第三营盘“军官训练团”受训。

整编的五个军计：

第十九军军长杨爱源	副军长于镇河
第三十二军军长赵承绶	副军长温怀光
第三十四军军长孙 楚	副军长张 翼
第四十三军军长楚溪春	副军长孙福麟
第六十一军军长王靖国	副军长梁培璜

15个师，计：

第十九军，辖：三十七、四十、六十八，计三个师：三十七师师长雷仰汤，四十师师长王乾元，六十八师师长许鸿林。

第三十二军，辖：三十八、四十六、七十一，计三个师：三十八师师长田尚志，四十六师师长卢鸿恩，七十一师师长沈瑞。

第三十四军，辖：四十四、四十五、七十三，计三个师。四十四师师长卫玉昆，四十五师师长赵恭，七十三师师长高倬之。

第四十三军，辖：三十九、四十九、七十，计三个师，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四十九师师长赵世铃，七十师师长刘效曾。

第六十一军，辖六十六、六十九、七十二，计三个师，六十六师师长姜福生，六十九师师长周建祉，七十二师师长艾子谦。

三个独立总队：

第八总队：总队长赵 瑞

第九总队：总队长杨 诚

第十总队：总队长贾荆谊

五个炮兵团：（每军附属炮兵团各一）

第十九军炮兵团 团长郭如彬

第三十三军炮兵团 团长续亦龙

第三十四军炮兵团 团长×××

第四十三军炮兵团 团长×××

第六十一军炮兵团 团长阎作霖

1 个野炮兵营：（直属绥署）

野炮营长马赓熙

2 个工兵团：

工兵司令程继宗

工兵第一团团长王同海

工兵第二团团长张永林

一个机关枪团：（直属绥署）

团长宫子清

一个特务团：（直属绥署）

团长申永寿

一个铁甲车队：（直属绥署）

铁甲车队司令：韩文彬

以上是抗战胜利后，在 1946 年 1 月间整编的情况，虽然阎

军在上党、曲沃、洪洞、赵城等地战役中损失很大，但阎锡山于抗战胜利后，又收编了许多日伪军，同时为积极反共又将山西投降的日军留用了约 5000 余人，编为五个大队，分驻在大同、上党、沁源、太原等地，所以，这次整编的军事实力与抗战时在数量上大体相同。不过正规军损失后，都是用日伪军和保安团队补充的，在质量上更不如以前。

阎军虽然在 1946 年 1 月间基本上整编了五个军，连同地方部队仍然保持着约 24 万人，但到 1948 年至 1949 年顽守太原时期，阎军实力屡有损失，计 1947 年 1 月间汾孝战役，损失约 8000 余人；1948 年 3 月间中阳县战役团长张居乾被俘，损失约 2000 人；1948 年 5 月初，孟寿战役四十九师全军覆没，损失约 15000 余人；1948 年 5 月 17 日，守临汾部队被歼，梁培璜被俘，损失约二万余人；1948 年 7 月间刘效曾（四十三军军长）率七十师从汾阳文交一带逃回太原，损失约 3000 余人；1948 年 8 月间，亲训师（该师顶的系七十二师番号）在平遥全军覆没，损失约 15000 余人；1948 年 8 月间，祁县及大小常村战役，赵承绶被俘，由其指挥的军队全数被歼，损失约三万余人；1948 年 8 月下旬，忻县被围，专员朱理被击毙，四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狼狈逃回太原，损失约 3000 余人。

总计阎军在太原战役以前，各地被歼灭，及零碎失散逃亡的约在 10 万人以上。当时，他的原部所余只 12 万多人，并且都残缺不齐，溃不成军。这时阎锡山急电国民党中央请援。1948 年 9 月初旬，蒋介石派来中央军第三十军黄樵松部及八十三旅沈湛部，共约二万余人，以飞机运至太原增援，所以，当时顽守太原的阎军实力，连同地方武装在内，最多为 15 万人左右。

阎锡山经过太原以外各地战役的重大惨败，不只没有接受教训有所觉悟，反而垂死挣扎。据孙楚在北京改造时谈：阎锡山在

太谷大小常村战役中赵承绶被俘，蒋介石援军尚未到达之前，有一次他在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很坚决地说：“现在太原已成为‘海中孤岛’，我是决心与太原共存亡。你们都是父一辈子的，受到山西培养，也应当与太原共存亡，打仗就不能不损失，斗争就不能怕流血，我们应急速整顿军队，将人事调整好，能打仗的格外提拔，不能打仗的撤职，我们计划还能整顿 15 万人，我已电请‘蒋委员长’（阎锡山向来不称蒋委员长，总是叫蒋先生，但此时亦称蒋委员长，特此说明）增派两个军约五万人，我们以 20 万人固守太原，共产党来 50 万人，我们也不怕，只要你们有志气，有骨头，能实行我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①‘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②、‘三弹六枪一刺刀的战斗’③、‘守碉战法’，做到‘以铁弹换肉弹’，共产党再能，也无能为力。”这个会议还计划决定了收拾整顿残部，调整人事的方案。计：

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第十五兵团代司令孙福麟。

①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按阎锡山的解释，就是先取防御姿态，等到敌人露出空子的时候，再实行反攻，才可战胜敌人。

② “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阎锡山解释，就是打仗要多留预备队的意思，但留下的预备队，不要一下就使用，先用第一只爪子，引出敌人的预备队，然后用第二只爪子，歼灭敌人的预备队，如敌人再增加预备队，我们再用第三只爪子歼灭他，这就叫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

311

③ “三弹六枪一刺刀”是阎锡山规定的阵地防御战斗法，他规定一个兵，发给三个手掷弹，谓之三弹。六颗步枪子弹，谓之六枪，就是放六枪的意思，一刺刀，就是每个兵用一把刺刀，实行白刃战。他要求，在阵地防御时，要一弹中一敌，一个兵要消灭十个敌人，叫“以一当十”，这六颗子弹分为远弹、近弹、沟口弹。远弹是在 300 米远处开枪射击，在 150 米远以外至 300 米远距离内，打三枪，用三颗子弹打死一个敌人，近弹是在 150 米远，至 50 米远距离内，用两颗子弹打死两个敌人，敌人进至 50 米远以内，即用三个手掷弹，炸死二个敌人，敌人至散兵沟口时，用平枪射击（就是不瞄准，端起枪就打的意思）再打死一个敌人。然后再以刺刀刺死一个敌人，共计要消灭十个敌人。总起来说叫：“三弹六枪一刺刀”的战斗法。

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指挥第四十师师长许森、第六十八师师长武世权、第三十七师（在祁县被歼未补充起）。

第三十三军军长韩步洲指挥第四十六师（残缺）师长阎俊贤、第七十一师（残缺）师长张忠。第三十八师（驻大同）师长田尚志。

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指挥第四十四师（损失未补充起）、第四十五师（残缺）师长李熙泉、第七十三师（残缺）师长齐国超。

第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指挥第三十九师（残缺）师长刘鹏翔、第四十九师（损失未补充起）、第七十师（残缺）师长郑汶河。

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指挥第六十六师（临汾损失未补充起）、第六十九师师长郭宏仁、第七十二师（亲训师平遥被歼未补充起）。

独立第八总队（残缺） 总队长赵 瑞

独立第九总队（残缺） 总队长郭熙春

独立第十总队（新整顿后较充实，并参加有日本兵两大队）

总队长 晋村（日本人，曾任日军某师团参谋长被阎锡山留用）

迫击炮师师长贾毓芝（新成立的）辖三个迫炮团

第一团团长 鲁应星

第二团团长 张凤祥兼（系兵役干部编成）

第三团团长 杨贞吉兼（系警察干部编成）

独立迫击炮大队 大队长 赵××

重迫击炮团（新成立） 团长原系肖利锋，肖被杀后不详

炮兵指挥处（新改编） 炮兵指挥官侯远村（相等于以前的炮兵司令）指挥全体炮兵、山炮兵，仍以团为单位，原附属于各军，阎锡山为集中使用，故又成立一炮兵指挥处统一指挥之。

侍卫队（新成立）辖两个大队（相当于两个加强营），系阎锡山的卫队。

侍卫队队长刘有泰特务团。（阎的卫队）仍旧，团长原为申永寿，以后为郭生荣。

工兵部队、重机枪团、铁甲车队、野重炮营编制和主官仍与前同。

地方保安团（残缺不齐）自各县失守后均集中于太原，整编为十个团，保安司令由阎锡山自兼，副司令许鸿林。

以上所述系阎军顽守太原时新整编的大概情况，各部的主官均经过了大部分的调整，选择的原则系以“勇敢善战、坚定不移、能死守太原”为标准。经此次整编后，在番号名称上还不算少，但实际上都是残缺不齐，除几个独立部队约有七八成人数外，一般的均不足半数，有的军师团只有番号，没有战士，只有几个后方办公人员和几个传达兵伙夫，杂役兵多，战斗兵少，总共人数至多的有十二三万人。蒋介石增援的三十军，只有四个团。第八十三旅的三个团，其中有两个团较充实，一个团是新补充起的，新兵较多，而且人数不足，所以增援的部队并不是阎锡山所说的五万人，实际只有约二万人。按战斗力说只是比阎的直系残部稍微好些。

另外配合作战的空军有：

中央空军两个中队，

陈纳德的“飞虎队”一部。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顽守太原的阎军残部实力约为 15 万人。

顽守太原的阎军部署及其指导要领

阎军主要部队赵承绶所指挥的集团军，在晋中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被歼后，阎锡山非常沮丧，表面上故作镇静，实际内心

异常惶恐着急，但他的垂死挣扎更为疯狂，企图以他的残余实力，作孤注一掷顽抗到底，遂重新整顿了他的总指挥机构——作战部。按一般的阎军集团说，所有作战计划和指挥部署等事，都是绥署的参谋长及其参谋处的正式职责，但阎锡山向来采取的是一人极权的独裁制，他的参谋处一贯是因奉例行公事，不参与他的作战计划和指挥部署。他为削减这些人的职权，遂假称为专一职责，而成立了一个作战部。这个部无一定编制，都是调用的一些闲员，作战部主任是绥署副主任孙楚兼任，另有几个常务人员，系高级参谋赵世铃（以后调为绥署参谋长）、刘奉滨（当时兼任工事组组长），工兵司令程继宗，十五兵团代司令员孙福麟，其余还有些中、少校，上、中尉参谋人员。

作战部的职责完全是禀承阎锡山的意志担任防守太原的具体作战计划和指挥部署，有时召开作战会议，参加的人员除作战部的常务人员外，各兵团司令和参谋长，各军军长、参谋长，各独立部队的部队长或参谋长均出席会议。兹将据守太原的阎军部署和指导要领叙述于下：

1. 太原防守总司令由王靖国（十兵团司令）担任，防守副总司令由孙福麟（十五兵团代司令）担任。阎锡山所有的军事残部，除侍卫队、特务团外，其余均归其指挥，但防守总副司令只是担任前线的实地指挥和调动，所有全部防守计划和部署，均系作战部拟定，所以并未另行成立防守总司令部。指挥时所需要之少数军事人员，均由两个兵团司令部临时调用。

2. 太原防守，共划分为南、西、东、北四个守备区和一个总预备队，计：

城南守备军由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担任，主力军为三十四军全部（实力约六个团）和郭熙春的第九总队（实力约两个团），山炮兵一个营（山炮四门），野炮两门，迫击炮一个团，重迫炮

四门，重机枪八挺。防守地区，西由汾河起（汾河在内），东至双塔寺、马庄（1970高地）之线（线上属），守备据点为：马庄1970高地和双塔寺、对武宿飞机场和南飞机场，特别派兵把守。

城西守备军，由六十一军军长赵恭担任，主力军为该军六十九师（三个团），工兵两个团，七十师全部（两个团），山炮兵一个营（山炮八门），重迫炮二门，迫击炮八门，重机枪团一部。防守地区：南自汾河起（不属），北至汾河铁桥止（铁桥不属）。守备据点：左为白家庄高地，右为松树坡，对洋灰桥和红沟飞机场，应派有力部队守备之。

城东守备军由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担任，主力军为该军全部（均六个团），独立第八总队（两个团），第三狙击队（相当于一个营守牛驼寨），山炮兵一个营（八门），重炮四门（十生的五榴弹炮），迫击炮一个团，重迫炮四门，重机枪团一部。防守地区，南自双塔寺，马庄（1970高地）之线起（线上不属），北至卧虎山止（卧虎山在内）。守备据点为淖马、牛驼寨、卧虎山，特别注意牛驼寨。

城北，守备军由三十三军军长韩步洲担任，主力军为三十三军（缺三十八师，该师驻守大同）约五个团，三十九师残部（约一个半团），山炮兵一个连（四门）迫击炮重机枪各一部，保安团两个团，守备地区：东自卧虎山起（不属），西至汾河沿岸止（汾河属）。守备据点为风阁梁和新城寨，对北飞机场，炼钢厂，汾河铁桥应派队守护。

太原城防暂由侍卫队特务团派队担任，由警备司令孙福麟统一指挥。

总预备由三十军（四个团）黄樵松部八十三旅（三个团）、独立第十总队（三个团）重机枪团、迫击炮队、山炮兵各一部、铁甲车队全部担任之，但总预备队之使用必须由作战部请示“会

长”允许后，才能调动。

空军使用由作战部与太原空军站随时联系。

各守备区之碉堡除要口之碉堡由各主力军派兵守护外，其余均由守碉队担任之（阎军到太原后，曾成立有专门守碉队六个大队，是由抗战时之狙击队改编的，每10人相当于正规军之一个营，大队长名曰“守碉司令”）。各守备区之守碉队均由各区守备司令（即担任守备之军长）指挥之。

配属各守备地区之地方保安团，作为各守备区之前哨部队，分在各主力军之指挥和支援下，活动于各防线以外之地区，遇敌进攻，迫不得已时，应从各守备区之两翼退回或迂回敌后，以行牵制扰乱，但必须与主力军紧密联系以免误会。至于指定有专守任务之保安团不在此限。

3. 指导要领：

①各守备军务要遵守我军“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方针实行，作战非特别有利时，不得随意出击，以免无谓之损失。

②各守备军应本“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要领实行兵力配备，守备兵力，最好以三分之一为标准。但至多不得超过二分之一，切忌将兵力全粘到阵地之上，削减部队的灵活机动性。

③各守备军之作战，应发挥“三弹六枪一刺刀”的战斗精神实行近战，达到阵地歼灭战的目的，不得过早开枪，暴露目标，并要节省弹药，保持持久战争。

④各守备官兵应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和精神。随意丢失阵地者，应受军法之制裁。希各军、师、团、营动员宣传，坚定官兵的决心和信心，并发动各部自动具呈保证书，互相监督，保证做到。

⑤各守备军均应自觉自动的互相帮助支援、联合作战、保持

紧密联系。如某部失守阵地，左右部都应受连带处分。

⑥各部应将“连坐法”给各干部战士们讲解清楚，并要确实执行“连坐法”。

⑦各守备区配属之野炮和榴弹炮不得使用，以使发挥集中射击之效。必要时须以电话请示作战部许可，方可开炮。

⑧各部进入守备地区后，应抓紧机会，加强工事，扫清射界，测量距离，标定阵前目标，实行作战演习，并要构筑侧射暗射工事和暗交通，实行火力封锁，在阵地前歼灭敌人。

⑨应特别注意防止敌人“喊话”，并切实给士兵解释明白，勿受敌人欺骗。最好能将喊话队捕获或击毙，如有确实击毙或捕回者，予以重赏。

⑩敌人惯于夜间袭击，各守备部队务要加强夜间防守，并应于黄昏后派出阵前潜伏小组，以期早能发现敌人。

固守太原的阎军工事和大修碉堡的情形

阎军在临汾、晋中、忻县、孟寿的这一连串失败，阎锡山并未接受教训。他总认为这些地方的工事都未做好，解放军凭的人多，实行波浪冲锋，因而失败，他把他的军队撤回太原近郊之后，就召集了一个由高级将领和工事组负责人参加的“工事会议”，当时到会的有杨爱源、孙楚、王靖国、郭宗汾、赵世铃、刘奉滨（工事组负责人）、程继宗（工兵司令）、孟子哲（作战部参谋）、侯远村（炮兵指挥官）、贾毓芝（迫炮师师长）、娄福生（十兵团代参谋长）、孙福麟（十五兵团代司令）、许鸿林（保安副司令）、樊明阁（空兵司令）等，另外军长以上也参加了这个会议。阎锡山在会议上说：“共产党凭的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们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做到以

铁弹换肉弹，共产党就没有办法。我再三告你们说军队到什么地方，不吃饭，不睡觉，先做工事，你们总是不听，我的话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大家好久没有言声，这时王靖国就站起来说：“‘会长’说的对，这次我们一定听‘会长’的话，把工事做好，尤其要大修碉堡。”接着阎锡山又说：“我一回到太原，早就料到共产党一定要攻太原，所以我早就开始修筑碉堡，但按需要数目，还差得太远！我打算太原周围30里以内要建筑一万个碉堡，现在你们做了多少了？”当时他就指名问刘奉滨和程继宗。刘回答说有1000多个了。阎锡山当时着急生气地说：你们真是至死也醒悟不到这一点。遂即他又对着赵世铃、贾毓芝说：你们陆大不是学战史吗？第一次欧战时，法国总司令贝当所守的“凡尔登要塞”，构筑的工事都是数线式的阵地，呈罗棋布的要塞据点，目标小，数目多，所以虽然德军那时火炮威力很大，但亦无可奈何，结果德军吃了大亏。我现在主张采用的碉堡政策，就是仿照“凡尔登”的先例，并且碉堡群据点还高出据点要塞一筹，而目前八路军的炮火（阎锡山向来都是把解放军一律称为八路军），并不如当年的德国，共产党纵然善用人海战法对付我们的碉堡群，他干看也没有办法。从现在起应督饬各区，日夜不停工地加强筑碉，你们总司令们（指正靖国、孙福麟）要派员监督，也应该亲自去看，限期完成。你们一定要叫各部队明白，为什么要修筑碉堡。会议即从此结束。按这个会议来看，阎锡山自认为他知己知彼，企图深沟高垒，凭借坚固工事，即可守住太原，实际他只知“天时不如地利”，但忘掉了“地利不如人和”。

阎锡山于开会之后，更加积极地督促工事负责人员，侦察地形，计划图表，画出碉堡式样，每日按规定的时间交代他。按工事组的意思，都主张筑低碉，便于发扬火力，是根据“筑城学”和“阵地战”的原则设计的。但阎锡山则特别主张筑高碉，采用

三层至五层的高碉。当时有人说，建筑高碉既费材料，又费时间和人力，且目标高，死角大，不适合战斗之用，为什么硬要采用这种形式呢？阎锡山对工事组这种说法不但不听，而且大加申斥。他说：“你们说此话，真是些书呆了，根本不认识共产党。共产党既会说又会组织，他能把死人说活，能把民众全组织起来，能叫小脚妇女打冲锋，用的是人海战术，前仆后继，一波跟一波，一浪接一浪，徒手上来，夺你的机关枪，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这些不怕死的人呢？只有深沟高垒，使他爬不上来，然后以手掷弹手雷消灭他，才能守住阵地！”所以太原附近，大半都是筑的高碉，但阎锡山这些话还未说出他筑高碉的本意。据王靖国在整军会（即铁军组织机构）铁军组织会议上说：“会长”要筑高碉的用意，是以政治作用为中心，军事其次，他是要大张旗鼓地，遍地筑起数以万计的坚固高碉，使共产党知道咱们有充分的准备，进攻不易。即打消进攻的念头。共产党向来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的，吃亏他就不来，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会长”的用意，这是人家“会长”的一个政治手段，人家一辈子就会要这个手段，并且十要九准，我们听“会长”的话没有错。实际这是阎锡山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但王靖国却替他宣传。

阎锡山为固守太原所修筑的碉堡种类方式极为复杂。按高低说有一层的、二层的、三至五层的；按质料说有砖碉、石碉、砖夹洋灰碉、钢筋混凝土碉。按形状说有圆形的，方形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宝塔形的，有尖顶的，圆顶的，平顶的；按兵力配备说：有半班碉，班碉，排碉，炮兵碉；按射击作用说有向周围射击的，有专向两侧射击的，有专门倒打的。其碉堡群的配备形式分为品字形，菱形，梅花形，梯形等。这些种类形式都是阎锡山坐在他的家内，一面想一面用他手拿的一根小文明棍在地下画，画成形后，就马上叫他的侍从参谋来，画成图样，交到工事

组，照图样构筑好，一个样碉起个名字，马上叫部队派人来参观。参观人回去，即照样构筑，这完全是阎锡山的幻想产物，并非由经验或试验而来。所以，在固守太原的过程中，城郊一带，碉堡林立，花样繁多，阎锡山自认为是他保守太原的一个主要凭借。

阎锡山自认为，他的碉堡群是对付解放军进攻的最得力的一手，所以他就不遗余力地构筑碉堡，把太原河西洋灰厂所出产的水泥和西北实业公司砖窑所烧的砖，炼钢厂生产的钢筋，以及临时组织起来的石匠工程队所打的石头，完全供给了修碉之用。他原计划在太原周围要构筑各种碉堡一万个，但因时间仓促未能如数做起。据工事组组长刘奉滨说，实际上太原附近修成的碉堡约为3600多个，每一个碉堡的平均估价，据当时绥署工程处透露，仅材料一项，即需小麦30石（约4000斤），而人工尚不计算在内，费用之巨殊堪惊人。这些杀害人民的碉堡，都是阎用山西人民的血汗和眼泪修建起来的。当时人民苦于苛捐杂税，又苦于征役抓捕，所以人民对之恨之人骨。

阎军除修筑碉堡外，又把太原城下挖空，在城根做了好多地堡。地堡进口是从城内之城墙根开口的，地堡都是用洋灰筑成，射口向外，不怕炮击，即使敌人冲锋到地堡跟前也无处下手。阎锡山认为这样的工事，任何敌人也无法攻破，是万无一失的。

像以上所述的这些碉堡和工事，阎锡山费了不少的心血。他的目的原想利用碉堡政策和坚固工事，先对共产党作一政治攻势，使之不敢打算进攻太原。即使来攻，亦可负隅顽抗，很能争取时间，等待蒋介石和美国来援，自以为计出万全。他只机械地强调了物质力量，而忽视后阎锡山即令各地区的指挥官，把碉堡门从外边锁起来，使守碉的士兵既无法逃跑，也不能出而缴械，他把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实际当解放军进攻城附近碉堡

时，守碉的士兵都从碉堡射口中竖出白旗，表示投降。数千碉堡，不到三日均归无用。洋灰桥、三营盘、双塔寺外围及车站等处之碉堡，大半都是这样攻下的。这就是反动派，必然为大多数人所反对的一个具体证明。太原城并非不高，池非不深，但阎锡山残酷不仁，成为决定他灭亡的主要因素。

抢修河西急用飞机场

山西太原在阎锡山反动统治下，原有三个飞机场。城北约20里之新城村附近有一个，叫北飞机场；城南之武宿村，有个大飞机场，叫武宿飞机场；大营盘以南有一个，叫南飞机场。当1948年10月下旬间，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太原东北之“凤阁梁”时，北飞机场即为解放军炮火所控制，不能使用。不久解放军迫进小店镇一带时，南飞机场及武宿机场也不能降落了。但阎锡山并不死心，千方百计地要为太原孤城找出路，所以就迫令阎军和太原饥寒交迫的居民，在西山根之红沟，赶修了一个急用飞机场，叫“红沟飞机场”，可是解放军日益逼进，这个红沟机场也受到解放军炮火威胁，又不能用了，于是又在三交附近赶修了一个“三交机场”。不几天，这个机场也失效了。最后又在“圪遛沟”修了一个。这个机场赶修时，我曾亲自前往视察过修筑工程，并常急迫日夜赶工。总之，在顽守太原的最后期间，机场屡修屡废，屡废屡修。自1948年11月份起，直到1949年3月间阎锡山飞逃时止，阎军在太原河西之西山根一带，共修了四个机场。所有这些急用机场，不但无代价地占用了人民的耕地，毁坏了人民的麦田，而且冰天雪地派差拉夫，驱数百民夫星夜赶工，为拉民夫，常使太原市郊人民一夜数惊，鸡犬不宁，做工的民夫因此病死者亦不在少数。

阎锡山当时对抢修河西各急用机场非常重视，常常因为第

个机场受到炮火威胁，而第二个机场尚未修成之际，飞机中断降落，阎锡山就一夜不睡，非常焦急，常常半夜就将孙楚和王靖国以及工程处负责人叫到他跟前，大发雷霆之怒。为抢修河西机场，遂着令防守总司令王靖国专门负责，亲自出马，前往督促，又令绥署工程处处长张桂山计划监工。除此以外又指派高级将领贾毓芝、侯远村、程继宗、姜福生等日夜轮流，前往观察，随时向他报告抢修进程，修筑工程风雨无阻。

阎锡山不遗余力地抢修这些机场目的何在呢？

①太原被围后所有守城的军队食粮均系由美国驻中国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的飞虎队从上海向太原远送，所以他视机场为命脉。他对孙楚和王靖国说：“没有机场就没有太原，你们要万分注意。”（这是孙楚说的）

②阎军固守太原，蒋介石全力支持，除派队增援外，并以飞机接济物资，派员联系，如无机场，联系即行断绝，太原更为孤立，因而阎军就拼命地要保持这个空运联系。

③阎爱财如命，死到临头也没有停止他的经济活动。他勾结陈纳德的“飞虎队”，除给他运粮外，还附带做沪并间的贩运买卖，尤其贩卖黄金，更获得高额利润，所以他要保持一个机场。

④阎锡山另一个抢修机场的不可告人的阴谋是，要为他个人最后逃跑留一条路。他开始守太原时，曾召集他的一些高级将领，开秘密晚会，孙楚是参加这个晚会的一个。当时阎锡山很沉痛地对这些将领说：“共产党与我们是誓不两立，是我们真正的死敌，我决心与太原共存亡。不要说我活着不与共产党见面，就是死后，连骨灰也不留他。做一个人一定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决不能叫共产党捆着手脚打。”他说这话，就是表示要死守太原。据孙楚说：“当年他当山西督军时，有一次，袁世凯传见他，他害怕袁世凯杀他，当时两腿发软，浑身战栗。又1936年红军东

渡，先头队伍到达榆次，阎锡山坐在他办公室沙发上，头上冒汗，全身瘫软，害怕得站不起来了。”机场是他逃跑的惟一出路，所以他无论如何，要保持一个最后能飞逃的机场，这是他抢修河西机场最主要的目的，以后具体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抢修机场，只是延长了几天垂死挣扎，活了他一条老命，而他的残部，仍然全部被歼灭。

实行“总体战”，建立“战斗城”

当1948年年底，阎军被压迫退至城下和城外最近的几个据点。城南只据守着三营盘、双塔寺、狄村；城东只据守着郝庄、牛驼、卧虎山；城北只据守着炼钢厂、汾河铁桥；城西只据守着松树坡、圪僚沟、白家庄和大小王村。这时的太原，是不折不扣的成为一个孤城。但阎锡山回光返照，仍然企图作最后的挣扎，并号召他的部下进行所谓：“总体战”，实行太原总动员，不仅军事上顽抗，还要以政治和经济作配合，强迫太原市30万民众都要给他充当炮灰，就是要把反动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都结成一体，以总体力量作孤注一掷，把太原要建立成一个“战斗城”，使男女老少都全力投诸战斗，以与共产党斗争到底，其目的是要由巩固太原城，逐渐恢复全省。

323

阎锡山在太原建立的“战斗城”订有行动纲领，其主要内容如下：

1. 战斗城是以太原城近郊之要塞圈为起点，在这个要塞圈范围以内，所有的男女成员均须组织起来，分工合作，直接间接的一齐向战斗目标努力；

2. 战斗城内，要净白阵营，做到没有一个伪装，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甚至要做到没有一个两面的人；

3. 要把太原民众组成生活、生产、战斗的“合一体”（实际

就是控制民众实行法西斯的军国主义)；

4. 战斗城的战斗成员，每日必须作2小时的建设劳动。(即作巷战工事，搬运子弹，救护，生产军用物资)通过实现身体支配，以物质表现力量。

5. 战斗城内，要实行战斗经济，就是只求共生不谋私蓄，以劳动结果的生活剩余，增加再生产的资本。

6. 实行严格管制，就是对有害于战斗城的人物来往要实行绝对管制。对无益于战斗城的人物来往要实行相当的管制。

7. 凡战斗城内的男女老幼，要一律编队。

阎锡山在实行“总体战”建立“战斗城”的期间，为了充实物资、供给战斗，作持久的抵抗，提倡以全力发动捐献。他为了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遂提出“毁家才能保家”的口号，以增强发动捐献的力量，数月之间就举行了四次募捐劳军活动，强索商民财物约合当时法币12亿元。另外还募捐了面粉三万袋、猪羊肉蔬菜等多种。

在建立战斗城的过程中，为清扫射界、构筑街巷据点、拆毁民房很多，把柳巷和帽儿巷等重要繁华街道之高楼及平顶房屋都改筑为炮楼和据点，只南门外一地即拆毁了500余间房屋。

在实行总体战中，曾把太原所有各机关的公务员和学校的学生，依类别年龄编成军队，定名为公务员师，指派迫击炮师师长贾毓芝兼任师长，每日训练2小时，指定地段担任城防和特别勤务。如川至医院大部助产学生都编到后方医院。工业学校和中等以上各学校有些数学好的学生，均编到炮兵观测队。所有担任城防的公务员，日夜轮班钻在城墙下地洞中，防止所谓伪装分子，利用地洞内外交通传递情报，使这些人员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不堪其苦。虽然以后因经费问题和公众舆论所迫将公务员师解散，拨归于战斗城系统中服务，但这种反复折腾就使太原城内住户坐卧

不宁，寝食难安，人人恨之人骨。人民解放军一到而战斗城组织均归无用，所有的人都一齐星散，并有许多人自动为解放军引路，歼灭城内据点阎军。

阎锡山出逃

阎锡山为要急于脱离行将垂危的太原，遂不惜降低自己身份屈就国民党副行政院长的席位，并电贾景德为之谋划，但许久不见消息。太原孤城危在旦夕，这时阎锡山真是着急万分，好像釜上的蚂蚁，坐卧不安，整日在院内转圈子，手中拿着一根小文明棍，面红耳赤地露出一副凶相，逢人就连骂带打，完全反常。平日他常常装出一副和蔼的态度，一下变为状极可怕的恶神，除梁化之和王靖国以外谁也不敢见他。平日事无巨细，均要经过他亲自处理，这时对激烈的战事也不愿过问。据跟他多年的侍从张逢吉对人说：“‘会长’这几天的神情极为反常，是历来未曾见过的，不知何故。”当时就有人暗地里评论说：“他这种神态完全是脱离不了太原危地而急出来的，这就把他常讲的：‘与太原共存亡’的欺人之谈，暴露无遗”（记得是炮兵指挥官侯远村讲的）。正在这时（约在3月下旬），忽然南京来了一个电报，阎锡山一下改变了面貌，转悲为喜。电报是李宗仁给他的，原电说：“和平使节定于月初飞平，党国大事，立待我公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宗仁签印”。这是阎连日来焦急欲狂的一个救星。阎接电后，即于3月29日下午2时，召集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参加的是经济政治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员和太原守备负责的最高级将领，即孙楚、王靖国、梁化之、赵世铃、杨贞吉、孟树堂、薄毓相等20余人。这时阎锡山态度自若，笑容满面，大家甚为奇怪。会议开始，阎锡山遂叫他的秘书长吴绍之将李宗仁的来电念给大家听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当时

阎锡山还假意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漫谈了 20 余分钟后，阎即潦草地指示了几句话，并指示在他离开期间由萃崖（孙楚的别号）负责，并嘱咐不叫大家送他。以保守机密，说毕即急急乘车驰往河西圪遼沟机场，除梁化之、阎慧卿送到机场外，其余均送至大堂口（绥晋办公室厅外），阎就此离开了太原。他临走时只带了侍从参谋长杨玉振和侍从长张逢吉两个干部，连他心爱的五妹妹阎惠卿也留在了太原。当然太原危急时，一般人都看着阎的五妹妹，认为只要他五妹妹未走，情况就不要紧。例如太原吃紧时，有人问，这几天情况如何，就有人说，你不要问，你看五姑娘还稳坐后宫，情况一定不要紧，沉住气吧。又有人说“会长”都走了，还不要紧吗？人就说，老阎对她五妹妹说“去南京开会，不几天就回来”，要是不回，还不带他五妹子吗？实际这些人还没有真正认识了阎锡山的本质。阎锡山是一生只顾自己利害，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袁世凯时期为了讨袁世凯的信任，不惜把他的父亲送到袁府作人质，这次太原危急，他明明是脱身逃跑，但为了要安定太原人心，欺骗一时，怕当时叫人发觉后，他连飞机也上不去，所以就抛弃了他的五妹妹，以救他的急难，由此亦可知阎锡山是如何的阴险狡诈。这都是孙楚亲自经历的事，在北京改造时谈出的。

顽守太原的主要战斗经过

1. 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突进洋灰桥

当 1948 年 8 月间阎军赵承绶部在太谷大小常村被歼灭后，少数残部已逃回太原，阎锡山在惊惶紧张之下，即急急下令调回在太原以外的驻军。人民解放军即乘胜向太原方向推进。这时分驻在外的阎军尚未调回，太原的直接防御，尚未布置，而英勇神速的解放军已节节进逼上来，最快的有从太原县（现改为晋源）

方面突进的一股，据说是解放军的一个先遣支队，于9月7日夜（日子是约记不确）以闪电式的姿态忽然占领了洋灰桥。当时太原城内除阎的直接侍卫队外再无正式部队，革命枪声响在近郊，统治阶级慌成一团，阎锡山更为惊惶，深感马上就有被擒的危险。侥幸的是解放军其他方面未能联系起来。而驻在西山的阎军工兵部队和东北面的一部分陆军星夜赶至，还有驻在东门外的一部分炮兵配合，实行东西夹攻，解放军的先遣支队因为孤军深入，不便久驻，遂于拂晓后自动撤退，当时太原始得无虞，阎锡山才松了一口气。但他在警觉之下，一面急调残部布置防御；另一面电请蒋介石火速增援。不久，胡宗南的三十军即空运到达。这次战斗后，太原市的一般人民纷纷议论，为之叹息，都说如解放军这时冲进城来，活捉了阎锡山，岂不省却许多麻烦吗？可知太原人民如何欢迎解放军到来，期待解放。这就是太原近郊第一次战斗的情形。

2. 黄樵松军在城南东西太堡一带以多胜少

解放军的先遣支队虽然于占领洋灰桥之后，因为孤军深入，而撤回晋源一带，但由榆次北上的解放军，其先头部队于1948年10月初又攻占了太原城南约10里的东西太堡，同时控制了武宿飞机场（城南较大的一个飞机场）。当时阎军高倬之残部，连日反扑，终未成功，损失甚大。阎锡山又发了抖。这时正值三十军黄樵松部飞到太原，阎即着令该军加入城南战斗。当时占领东西太堡的解放军，据说只有两营人，而黄樵松以其全部四个团实行猛攻，解放军遂以众寡悬殊逐个退出，而东西太堡才算夺回。是役解放军略有伤亡，并被黄军俘去数十人。但黄军伤亡更重，不过结果总算把东西太堡攻下来，虽然得不偿失，总算凭着人多势壮，打了一个胜仗，初到太原露了一手。这一下阎锡山就把三十军捧上天去了，马上表扬奖励了头等洋面猪肉好多，并大肆宣

传说：三十军是常胜军，这是“初到太原第一功”。传令山西军，要向三十军看齐，又指令三十军为总预备队，是守太原的机动部队，哪里吃紧往哪里调，不许守阵地，叫阵地粘住。所以，东西太堡压回后，仍令高倬之三十四军派队据守，加强碉堡工事。高倬之军长，遂派其七十三师的一个团据守东西太堡，当即大拆房屋，连夜修筑碉堡。但该师在太谷大小常村溃败后，已成惊弓之鸟，士气沮丧，毫无斗志，我曾于东西太堡夺回后，亲自前往视察过工事，我看到守备的士兵，无精打彩，垂头丧气。就是这样，而负南区守备之责的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还时常在阎面前极表奋勇，口口声声要收复武宿飞机场。实际这时阎军残部一般的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本来丢失一个碉堡，最多是守兵被围后，被迫缴枪，而守备的负责官长却夸大敌情，总是说解放军比自己多三倍五倍，守兵伤亡殆尽，当东西太堡第一次丢失时，高倬之报告，进攻东西太堡的解放军为两个团，而黄樵松军压回后才知道是两个营。从这一战役后，黄樵松虽然打了一个小胜仗，但他却接受了一个大教训。据黄樵松对人谈：“有解放军一个班守一个房院，他们以炮火毁坏了这一房院，这一班人阵亡的只剩下四个人（一挺机枪，三枝步枪），他们以一个连攻击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攻下。以后解放军撤退，他们才进了村口”。回头一看，阎军的士兵面黄肌瘦，死气沉沉，所以他感到太原势难久守，因而就开始产生了起义的念头。

3. 风阁梁丢失，北飞机场失效

风阁梁系太原东北约 15 里的一个高地，当忻州大道和孟寿大道之要冲，是太原东北方面的门户，并可屏障北飞机场，阎锡山视为要地，在太原防守计划上已指定为外围的重要据点，预先就筑有碉堡群和据点工事，着令四十四军三十九师刘鹏翔师长率其残部据守之。该师系由忻县被解放军击溃而退回的，虽然将其

残部整理了约两个月，但人数不足，士气低沉，到1948年10月中旬后，即和解放军发生接触，屡战屡败，屡有伤亡。11月20日左右的一个夜晚，解放军以两个连进行袭击，该师即慌张失措，师长电话报告说，解放军有一个师的兵力进攻风阁梁，情势至为危急，阎锡山曾派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率队驰援，并以大量兵炮支援战斗。混乱了一夜，太原市面为之震惊，拂晓后战斗沉寂，阎锡山派我前往视察，我到风阁梁阵地后，战事已经结束，阵地守兵非常惊慌，阵地前之大沟内，投出好多手掷弹都没有炸。据该师团营长说，是手掷弹受了潮湿。我派人检起来详细观察，都没有拉火，并非潮湿。同时消耗子弹也很多，都是自行惊慌，盲目乱放的。据事后问阵地前边村中的老百姓才知道，当晚攻击的只两个连，可知士气不稳已达极点。这一次阵地尚未丢失，就是有前进排哨20余人，被解放军全数俘去，只跑回一个拐子伙夫。据该伙夫说：人家嫌他腿拐跑不动，所以叫他跑回。当时，我又问这个伙夫战斗的情况，据他说，解放军将该排哨包围后，一喊缴枪不杀，他们全排即缴械投降。该伙夫也说，攻击他们的只两个连，是副营长和一位指导员指挥的。据以后了解，这个拐子伙夫是一个革命工作者，这个排哨全数被俘，即系该伙夫工作的。这次故意跑回仍负有瓦解该师的任务。果不然，事隔两周之后，风阁梁即为解放军所占领。攻占风阁梁战役约在12月初旬。是役进攻的解放军兵力较大，分两路包围了风阁梁，三十九师全数被歼。师长刘鹏翔当场被击毙，风阁梁据点即全部丢失。解放军攻占风阁梁后，居高临下，炮火即直接控制了北飞机场，北飞机场完全失效。

4. 赵瑞阵前起义，淖马据点失守

淖马系太原东面伞儿树附近的一个高山，是太原城东的一个屏障，如淖马高地丢失，太原城东即再无险可守，东面来军，即

可直奔城下。独立第八总队担任守备。该总队原系三个团（相当于一个师），因屡次作战损失，现在实力只有六七百人。他的基础原系阎军赵承绶骑军的一个师。1942年间，在孝义被日军俘虏，编为日伪军“剿共”军第一军。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收编第一军军长，以后又缩编为独立第八总队。他原系赵承绶的嫡系，以后王靖国掌握阎军的军权，对赵系排除异己，尤其对赵瑞，认为曾当过日伪军，就更看不起。当淖马战事吃紧之际，赵瑞电话请援，而王靖国责备甚厉，并警告必须死守，弃守即以军法从事。当时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赵瑞即毅然阵前起义，率队投降了解放军，淖马据点即一度失守。但因淖马系在马庄（1970高地）高地和牛驼据点之间，特别突进，因而解放军解决了赵瑞部之后即行撤走，当时并未据守该地。以后阎锡山着令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率部收复。收复后即着史泽波（系在上党被俘后放回的）之奋斗团据守。该奋斗团系被俘放回之干部编成，人数很少，有名无实，等于在该高地放哨而已。所以当时东向守备非常薄弱，因此即形成马庄高地和牛驼据点更为重要。自从赵瑞起义之后，阎锡山非常惊惶，对他的军队监督更严。他感到所有军队都有倒戈的危险，特令各军师的政治主任每天给他秘密汇报一次，并把“当场打死倡议投降”的口号强调指出，严防各军起义投降。

5. 牛驼寨的争夺战

牛驼寨是太原东北的一个高地，特别突出，甚为险要，是攻守西方必争之地。自从风阁梁丢失后，该据点就更显得特别重要，原系狙击队（相当于一个加强营）据守，以后损失甚重，又调为独立第十总队晋村部据守（总队长晋村，系日本军一个师团的参谋长、日本陆大毕业，日本投降后，被阎锡山留守）。牛驼寨的争夺战在太原解放战争过程中总共约有10余次之多。在太

原阎军被歼时，是第一次激战最烈最多的地方。阎军在该地死伤最大，是进攻太原的一个要口。因太原环境地形南北都是平坦开阔地，不易进军。西边则万山重叠，道路狭隘，大军难行，只有东边较好，但牛驼寨则适当其冲，如牛驼寨一经解放军控制，卧虎山与双塔寺即可不战而下。所以攻守双方均以全力争夺此地。阎锡山为保此地，最后除用他认为最坚强的部队，以日本军作骨干的第十总队据守外，并将总预备第三十军戴炳南部控置于敦化坊、东涧河一带，以为后盾。我知道得最清楚的牛驼争夺战即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于占领风阁梁后不久，即进攻此地，黄昏开始，激战一夜，战事时起时伏。当时守军，还是狙击队第六队，伤亡殆尽后又换上第八队，结果亦所剩无几。拂晓更为激烈，牛驼寨的主阵地一度丢失，黎明援军赶到，在强烈炮火掩护下复又夺回，第二天即为第十总队接替据守，而两个狙击总队（相当于两个加强营，纯系轻机枪编成），只撤回三四十人。第二次系在1949年1月底，解放军又实行猛攻，第十总队支持不住，平日自负的晋村也装了懦，感到解放军英勇，尤其感到解放军的战士个个自动作战，夜袭技术熟练，反复多次，多而不乱，日本的士兵自吹在战斗时只知前进，不知后退，但这次被解放军袭击而退出阵地数次，几乎收拾不住。以后第三十军以两个团的兵力支援，阵地才告稳定。这次战斗从当晚9点开始，至翌晨10时，战斗才告一段落。来回拉锯战约13个钟头之久，枪炮声及手掷弹声响成一片。该据点指挥官晋村总队长，是日本少壮派，具有武士道精神，自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这次在牛驼寨的争夺战中，自认为是怯了胆，再三请求增援，说明战事是相当的激烈。据以后了解，这次解放军是为的扰乱和消耗敌人，实行的是轮流袭击战，但阎军却以整五个团投入了战斗。第十总队伤亡约两营（约500余人）之众。此次战后，

阎锡山甚为沮丧，日军士气更为低落。

第三次约在2月底，是白天进攻，上午11时开始，进攻兵力比较优势，并使用上优势炮火，阻止了援军，增加的三十军及八十三旅，都以炮火剧烈而增加不上去，第十总队被迫放弃了牛驼寨据点。

牛驼寨失守后，太原人心大为惊惶。阎锡山也自知太原难保，神态为之大变。据他逃走以后接近他的人透露，从牛驼和马庄高地失守后，阎锡山就急于准备逃走，不多问事，牛驼之关系重要于此可见。

6. 马庄激战阎锡山使用毒弹

马庄附近1910高地是太原东南约十里之一较高丘陵，是双塔寺据点的一个前进据点，该高地能否保守，关系于太原东南西方面的安全。南区守备军高倬之把整个重点配备于此，以第九总队的全部（该总队残部当时约为千余人）担任守备，高倬之的指挥所即在马庄。1949年2月20日左右，在该地发生了激战。解放军于上午10时开始猛攻，当时王靖国着我到双塔寺和第十五兵团代司令官孙福麟去联络（孙福麟的观察所即在双塔寺的塔顶上），并观察战斗，当时我以望远镜观察，看得非常真切，解放军约一团之众进行反复猛扑，两方发生白刃战，战斗异常激烈。阎军的炮兵集中火力，猛烈射击，黑烟遮盖了全山头，企图阻止进攻。但这时解放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上冲，毫不顾忌。该高地守兵伤亡惨重，已现动摇，真是千钧一发。正在这时，忽见炮兵打出的炮弹冒出白烟，而解放军的进攻部队纷纷后退，战斗即行停止。我当时甚为奇怪，还怀疑这一定是解放军的诱敌出阵地之计，但也未见据点守军实行反攻。为什么解放军即行后退呢？我们当即下了塔顶，到达庙内刘效曾军部指挥所内（这时双塔寺守备已归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指挥担任）。这时孙福麟即用电话

和作战部赵世铃联络问讯，电话毕，我就问孙福麟，解放军忽然退走，必有原因，孙福麟就笑着说，你准猜想不到。据赵世铃说：“会长”拿出他的最后法宝。当时我们判断，想系用了毒气炮弹。下午我到了绥署，见了赵世铃，悄悄地问他冒白烟的炮弹是否是毒弹？赵世铃说：确是催泪性毒弹，但人家守秘密，不能随便说。这是当日白天马庄战斗的情形。但到本日晚些时，马庄方面的枪炮声又甚激烈，据说解放军又实行猛攻。第九总队伤亡过重，阵地不稳，反复战斗仍难支持。郭熙春总队长请求增援，但当时无援可增，当晚即被包围，第九总队覆灭，脱险者只寥寥数人，而郭熙春仅以身免。阎锡山虽然使尽了残暴手段，亦未能挽回他的死亡命运，而马庄高地终于丢失。

以上是阎军顽守太原的主要激烈战斗，至于零星小战，自1948年8月开始至1949年4月24日止，在8个月的守备期间，几乎无日不有，述不胜数。从这些战斗经验中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按阵地防御说，阎军在工事、武器弹药方面均属优势，但士气不振，兵无斗志，人的条件太差，说明阎锡山守太原的战斗是非正义的，不得人心的，因而必然失败。

赵承绶奉命回并，王梁孙拒绝面谈

在阎锡山逃亡之后约一周，听说赵承绶来到太原。他首先到了河西小王村六十一军军部赵恭处，听赵恭向孙楚、王靖国打电话，说他有要事和孙、王商量。赵恭当即给王靖国打了电话（当时靖国掌握铁军组织，凡事必须先通过他，所以要先给他打电话），王靖国接到电话即告赵恭说：“赵承绶回来，一定是共产党强迫他来的，他来没有好意，是做说客，叫咱们投降的。咱们投降了，他好请功。你先别叫他进来，并不准他和任何人接头，你要十分注意十分警惕，我们商量商量再给你电话。在未回电话之

前，无论如何不许他进城。”王靖国接到电话后，就和孙楚、梁化之商谈。王靖国首先不同意赵承绶进城，认为见面无话可谈，反而扰乱人心，没有得到“会长”指示，谁敢作这个主呢？顶好不见面，也不失朋友的面情。梁化之同意王的主张，孙楚没有言声，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王靖国即给赵恭打电话，回绝了赵承绶，还说谢谢他的好意。赵承绶不得已，即含泪而去。据以后赵恭到十兵团司令部开会时对我说：“据赵承绶谈，大势已去，太原孤城如何能守？‘会长’已离开太原；还不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吗？这时不和平谈判还等何时？现下还不算迟，再迟可就不行了。我以老朋友的资格，义不容辞，是自告奋勇而来，徐总指挥很欢迎和平解决。人家共产党是以太原人民利益为重，大凡能不受损失，就不叫受损失。打太原决不成问题，他们不要以为共产党打不下太原来，才主张和平解放太原，实际就是不愿叫太原受损失。孙萃崖是没有主意，治安（王靖国的字）应该出头，你（指赵恭）好好把这话对他们说明，我很希望和他们见一面，他们不要认为我来此做说客，我是以老朋友的情感，并且我在太原多年不忍太原遭受炮火之灾，我才报这个奋勇，我并不是做说客，我也没有做说客的本领，我是实心实意。我认为我这样做，才能对得起他们，对得起太原父老。也对得起‘会长’，已经守了这些时候，人事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人不能和时势赌气，不行就是不行了。‘会长’在这里，有什么办法，我相信他要在这里，也要走这条路。不要打电话请示他，他在南京，还能说叫你们投降吗？这个话他不便说，也不能说，他心里明白，除此再无办法，有办法他还不走呢？叫他们不要执迷不悟，共产党那一方面确实欢迎和平解决。我以前也不信共产党，以为他们是哄人，实际共产党就是说到做到。人家宽大政策就是宽大，对待这些人很有礼貌，这一方面不要多顾虑……”赵恭又说：老汉（指

赵承绶)走时是掉了两眼泪走的,出门时还说:“他们是迷了窍,是上了梁化之这小子的当,看他们后悔吧,我是把心尽到了。”这就是赵承绶来到太原河西,孙、王、梁拒绝见面的实在情形。赵承绶来去的情况,他们极为守秘。但知者很多,人人都为之叹息,表面上都不敢谈,私下议论纷纷。有的说:“黄樵松的机会错过了,赵承绶又吃了闭门羹,太原是没有办法了,等死吧。”也有的骂着说:“太原和平解决没有希望了,看这些孙子们为阎锡山尽节吧。”最后一次和谈机会就这样被葬送了。

情况紧急,变更部署

1949年4月15日左右,即赵承绶接洽和平解放太原被拒绝之后,解放军下令攻击。此时太原近郊的重要据点如马庄高地(1970高地)、牛驼寨、松树坡等,均已被解放军占领,城外只有卧虎山、双塔寺、白家庄、小王村、尖草坪、炼钢厂六个大据点和洋灰桥、南车站、东车站、敦化坊四个小据点。这10个大小不同的据点,按守城计划都有联合护城碉,要依城野战,死守到底,与太原共存亡,不得随便放弃。在此种紧急情况下,关于守城部署。又另行变更如下:

1. 城南守备军高倬之部和八十三旅之马海龙部(此时该旅旅长沈湛已请假到西安)(马海龙系副旅长)守备南城及南车站,并与洋灰桥保持联系。

2. 第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整顿残部,守备双塔寺,并策应南车站。

3. 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指挥六十八师武世权部和四十师许森残部,以及铁血师赵显珠部(该部系1948年春才新编的只数百人),守备卧虎山。

4. 第二十军军长戴炳南指挥所部守备东城及东车站,并支

援双塔寺。

5. 独立第十总队晋村部守备北城及敦化坊，重点应配备于小北门左右并担任城内与卧虎山方面之联系。

6. 城北守备军韩步洲部，撤回城内，据守西城，并抽一部为总预备队。

7. 城内守备军赵恭部及工兵部队仍守备河西之白家庄和小土庄，并派有力一部据守洋灰桥，巩固后方交通，必要时即撤回西城至汾河地区，依城野战，封锁汾河，防止敌人渡河。

8. 侍卫队特务团的主力，保卫绥署，并派一部守护鼓楼。

以上是顽守太原的最后一个部署，据当时阎军负责者孙楚、王靖国对阎军干部们谈，是企图以此姿态据险死守，等待蒋介石的援军到来解围。认为阎锡山到了南京，不是和谈成功，就有援军到达，此纯属幻想。

新南门外阎军放火

太原城有两个南门，一个是南大门，正对南面的大道（即通榆次临汾的大车道）。以后南北公路修起，在公路进城的地方，又开了一个南门（在南大门以东）就叫新南门，也叫首义门。因为公路修好后，新南门适当公路的终点，有汽车站，而且距正太路的南车站甚近，所以新南门就日益繁华起来，穷苦市民奔走生活，都群集在新南门外，公路两旁越聚越多，连成一片，约有二三百户。因为这些人都是些小生产者、手工业或小摊贩，所以住的都是些低矮的草房。这次顽守太原，当战斗发生在郊外时，这些房屋无大关系。自从战事接近城垣，新南门外成了重要的战斗地区，这些房舍当然就妨碍了城垣以上的射界。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屡次请示绥署之作战部，为清扫射界必须拆毁这些民房。当时在作战部赵世铃的电话指示下，准予拆除。这时守备新南门

的系八十三旅之马海龙部（归高倬之指挥）。该部为急于扫清射界，就不顾人民死活，不待人民搬移，就于1949年4月15日至18日三天时间内，强逼居民离开。起初是拆除，以后就放火烧毁，共计拆除和烧毁民房五六百间之多。大火起处，两日不熄，使该地区的人民啼饥号寒，露天住宿，流离失所，惨不忍闻。这是顽守太原中最残酷的事件之一，给予人民的灾难，高出于战争之上，人民恨之入骨。

拒绝和平，顽固到底

爱好和平，以太原人民利益为重的解放军，对和平有一线希望时也不放弃和平。在1949年4月22日左右，解放军解决了在太原北郊守备的第四十六师阎俊贤部和七十一师张忠残部以后，当即派遣被俘的阎俊贤师长，持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的信件，冒炮火之险进入太原城内，将信送到王靖国处。信的内容本系最后劝说反动派负责者，应当即立断放下武器，并警告他们，如顽固到底，城破之日玉石俱焚，以免追悔。但王靖国不但不感动，反而倒咬一口，说阎俊贤借送信进城瓦解部队，遂将阎俊贤扣押至整军会铁纪团内，要实行制裁。经别人劝止，暂且扣押。迄4月23日夜半，张忠又送去一信，说明再不答复，即行攻城。这时绥署主要人员都已进入地下室内。我也从十兵团司令部跑在绥署地下室。当时孙楚、王靖国、赵世铃三人都在地下室里间，我和贾毓芝（迫炮师长）、侯远村（炮兵指挥官）、朱崇廉（军务处长）等均在外间。我亲见张忠，将信送交孙、王、赵三人。赵世铃将信拆开后交孙王同看，信中内容主要是说：“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阎锡山已走，欢迎你们以太原人民利益为重，保存建筑和文物，避免炮火之灾，放下武器和平解决，机不可失，立等回音……”这时孙、王二人，面面相觑，谁

也不作主张。当时我们大家向孙王建议说：“时已紧迫，城恐难保，应速决定。人家的信，必须迅速答复。”当时阎俊贤、张忠二人说：“我们走时，人家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对我们说，他们如有诚意，可派人前来谈判。当时赵承绶也在场，赵遂插话说，最好叫参谋长赵世铃出来，一切事就好商量的。”这时孙楚仍无主张，遂派人将梁化之请到地下室（这时梁化之在阎锡山自己的小防空室内躲藏）内商量。不久梁化之来到，大家看到他气色灰暗。他一面说话，一面拿出一个电报来，这个电报是阎锡山前三天从南京拍来的，其中最主要的两句话是：“如不得已时，可以政治方式解决之。”但梁化之说：“电报上日子是前三天的，可是我今天下午才接到。”并说：“你们看着办吧，我有我的办法。”说毕即走出。这时孙、王商量，打算叫赵世铃出去，代表商谈。赵世铃表示不愿去，以后孙、王又打算喊温怀光去代表，温也不愿出去。当时孙、王也无主意，也没坚决主张再派人，遂指定赵世铃执笔写了一封回信，主要内容是说：“请解放军暂后退十里，并让出一个飞机场来，然后互派代表和平谈判。”这样的答复显系支吾推托。大家纷纷议论，料解放军决不会同意。果不其然，阎俊贤、张忠二人带信走后，约两个小时后，攻城炮火即开始响起，越来越紧。大家都说，和平没有望了，准备当俘虏吧。最后一次和平又被顽固者拒绝，而太原终于陷入炮火灾难中。

梁化之和五姑娘服毒自杀

太原阎锡山集团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大搞“三自传训”，组织“警宪指挥处”，以特务手段残杀了无数的人民和进步人士。他自知罪恶滔天，如太原城破之日，人民是不能饶恕他的。所以他于1949年4月23日拂晓，听到小北门被突破的消息，他就利用阎锡山当日在绥署内院小防空室内准备好的自杀毒药、汽油和

阎锡山的五妹妹（外号五姑娘）阎慧卿共同服毒，燃放汽油焚身而死。梁化之平日与五姑娘阎慧卿暧昧有染，五姑娘阎慧卿平日行为浪漫，甚为得宠，在阎飞逃时没有带她，她自知平日名誉不佳，太原城破，谅无好结果。二人都感到无路可走，并且气味相投，所以在太原战斗吃紧之际，二人即如同夫妻一样，藏于小防空室内，吃酒作乐，等候自杀。阎锡山本来是拿上毒药汽油骗人的，但结果反而为他心爱的五妹妹和最宠信的梁化之准备了自杀工具。

依城野战的重要据点全部陷落

太原阎军的守城计划，原想最后凭恃东北之卧虎山和东南之双塔寺，以及河西之小王村、洋灰桥、白家庄几个重要据点，依城野战，以固城防，企图顽抗死守，等待援兵，但攻城战斗开始后，1949年4月23日，守备卧虎山之曹国忠军长和守双塔寺之刘效曾军长，首先在解放军到达后即自动放下武器。同时向太原县（现改为晋源）方面前进的解放军的西路军，已将守白家庄的工兵部队全部歼灭。这时六十一军军长赵恭，鉴于情况不佳，即带领军部几个主要人员，乘汽车向城内逃窜，但解放军之河东攻城部队早已将洋灰桥东头之桥头堡攻占。当该军长汽车冲过桥时，四面碉堡之机枪实行夹击猛射，军长赵恭在仓惶失措下，企图下车逃窜，遂被击毙于汾河岸边。当时绥署地下室守城总指挥部，通向几个重要据点的电话，先后均打不通。既知情况不妙，遂派韩文彬之装甲车队出城巡查。该队派坦克车两辆，出西门后不久即被打回。据说解放军已将城外道路封锁，坦克车使用不上，遂又退回城内。未几又接通南城墙上的电话，报告说，解放军大军正向双塔寺运动，赵恭军长在洋灰桥阵亡。消息传来，人人垂头丧气，等待被擒。太原已成瓮中之鳖。所谓依城野战的几

个堡垒全部陷落，全部情况均陷于混乱状态中。

小北门失陷，日犯晋村被俘

日犯晋村系日本陆大毕业，是日本少壮派军人之一。日本侵略中国时，他是日军某师团的一个参谋长；日本投降后，被阎锡山留用，以前曾充任军事教官，一度任于镇河部参谋长，以后又充任独立第十总队的总队长。在顽守太原之初，他是总预备队，以后据守牛驼寨，最后守城时，他又担任北城及小北门的守备。其指挥所即驻在复兴大楼（在太原东北角）。当时认为，晋村的十总队有日本兵作骨干，对解放军可以作有力抵抗。他担任北城守防是万无一失的。不料解放军的英勇是无敌的，攻城战斗开始，小北门激战甚烈，首先即从小北门突破缺口，日犯晋村，即在复兴大楼被俘。解放军即从此扩大战果，影响所及，全城瓦解。大家均认为，十总队都挡不住，何言其他，遂即全部缴枪。所谓巷战准备、巷口碉堡，以及战斗城等等，全成为纸上谈兵。四面城墙全被解放军占领，由攻城战斗，转入了城内搜索战。

战斗结束，阎军残部全数被歼

1949年4月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出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侍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

侍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军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

(姜福生)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我所知道的阎锡山

作者 =

页数 = 3 4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jzj.com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页

第一章	乘势而起，独揽山西军政大权
一	“骑墙”加“投机”：阎锡山发家的两大秘笈
二	牛刀小试，为争省长力挫梁善济
三	借力使力，巧妙献媚袁大总统
四	民国罕见的“两面手法”、“阴阳人”
第二章	朝秦暮楚，明争暗斗各派军阀
一	见风使舵，勾结段祺瑞内幕
二	阎锡山与直皖奉军阀的勾心斗角
三	参加直奉反冯战争：醉翁之意不在酒
第三章	联冯倒蒋，双管齐下问鼎中原
一	编遣会议上的龙争虎斗
二	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的内因隐情
三	拼凑召开扩大会议，开辟倒蒋“第二战线”
四	为谋求政治倒蒋建立“新民读书会”
第四章	苦心孤诣，经营打造独立王国
一	谋杀孔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二	兵败下野，对山西军政“遥控”指挥
三	亦友亦敌：阎锡山和徐永昌的彼此利用与相互排挤
四	枪杀李生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五	“兵农合一”制度：阎锡山的治民电鞭
第五章	软硬兼施，铁腕治军精于“攻心”
一	“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拷”：阎锡山统治军队的手段
二	“士兵代表会议”、“尊军献肉”与“铁训会”
三	晋军概况和“铁军”、“同志会”内幕
第六章	精打细算，聚财高手搜刮“模范”
一	化公为私：阎锡山敛财的一个“秘密武器”
二	阎锡山统治晋绥经济的核心手段
三	两个600万元外汇中的花样文章
四	为争夺天津《益世报》大打“持久战”
五	“一人得道，仙及鸡犬”：阎锡山家族经营的企业
第七章	认贼作父，眉来眼去暗通日寇
一	抗战初起，日本人三送“劝降书”
二	从暗送秋波到签署秘密协定
三	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脚踏“三只船”
四	“延聘”日本人办省训团
第八章	积极反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	为了反共，大搞伪“理论研究”
二	猝不及防伸出黑手，发动晋西事变
三	“以共产党之道，还治共产党之身”
四	阎锡山的“洪炉训练”与反共投敌活动
五	阎锡山的特务组织及其活动
第九章	装腔作势，穷途末路偷偷潜逃

附录页

- 一 阎锡山从太原溜南京前细节
- 二 树倒猢猻散：太原阎锡山残部被歼经过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jz.com